



花喜鹊

■黄平（安徽）

起先是一只，接着是一群
花喜鹊，仿佛不经意吹来的风
轻盈地
落在村口的大树上

天空晃动，春天晃动
晃动的还有
一树唧唧喳喳的声音灯笼

它们蹦上跳下，搬动
喜气，快乐的音符

在乡下，花喜鹊
是一种报喜鸟，吉祥鸟

这些鸟儿，落在哪里
哪里就会绽放喜事的花朵

此刻，这些怀揣喜讯的播音员
像阳光，像雨水
将土地苏醒的消息
大声播报

真相：那么远，那么近

■北城（内蒙古）

伪装，滴水不漏
真实得如同虚构
目光，沉默
风砍倒斜阳，雪地露出坎巛
看不见的枪口，竖起耳朵

心跳淹没宝古图的风声
一只秃鹰鸟瞰
俯冲，用利爪撕开
悬崖上的凛冽

四散。重新寻找
最新的烟雨掩盖逃遁的踪迹
真相在更远的角落慌乱
天空上，一双翅膀正在丈量
蔚蓝和高远

风景落在诗笺

■兰晶（新疆）

月亮被甜醅发酵作一枚昆仑块
远来的诗人，将草甸滚出一小块乌云
薄雪沿金雕飞翔的轨迹，突袭而来

铅色素手捂紧双眼
天空与青海湖分享旷野，互化为镜像
此行寻找的——昌耀涂画的大熊星座

从湖面浮游的冰山顶，滑过来
栖落于指骨弯曲而成的岩洞里

一匹骏马被篝火剪裁着
——金黄的图腾探出头
青铜纽扣系牢高原屋脊
——一列动车浅浅犁过
时间脱落油画、咸味的色块
明早将被拼在一张诗笺上
发出幼年雪豹的第一声嘶鸣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

叶桂秀 郭园金 松
王晓军 莫喜生 冯开俊 王建成

爱在烟火处

■刘志华（福建）

小时候住的是土楼，烧的是柴火，一到饭点，屋顶便升腾起或浓或淡的炊烟。田边干活的人们，溪边撒欢的娃儿，看到自家屋顶的炊烟便纷纷往家赶。贪玩的孩子从村东玩到村西，满山遍野地跑，玩到天昏地暗都不知归。待听到母亲悠长的唤归声时，立马丢下玩伴独自狂奔回家，冲到饭桌前端起饭碗便狼吞虎咽起来。

寒风凛冽的冬天，厨房是孩子们最爱的地方。那里不仅温暖，还有热乎的食物。烧火是冬天里最抢手的一件美差，孩子们都争着抢着干。与其说烧火倒不如说是玩火，不安分的小手总在灶膛口捣鼓着。一会儿用火铲铲一下，西铲一下，弄得满灶膛都是火星子；

一会儿把火钳放到火堆里烧，烧至通红时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把断掉的人字拖给补一补。火钳与鞋子亲密接触时散发出的塑胶味，弥漫在童年的记忆里。每次，母亲把火烧旺后就到灶前忙碌了，烧火的位置自然就归我了。我把冻僵的手伸到灶膛口烤，火光把十个手指照得红通通的，好看极了。柴火在灶膛里烧得噼啪作响，动感而欢快的节奏像极了过年的鞭炮。我要么把火烧得太旺，要么烧着烧着就灭了。母亲总会过来救场，她麻利地用火钳夹些松针塞进灶膛，鼓起腮帮子对着吹火筒往灶膛吹几口气，灶膛的火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立马呼啦地燃烧起来。接着母亲用火铲把木柴

下的炭灰掏空，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人要灵通，火要留空。”

正月的厨房最为热闹，母亲系着围裙在灶前做饭，父亲卷起衣袖在一旁打下手，舀水、择菜，时不时还给灶膛添柴加火。我和哥哥围着锅台转。只见肉一下锅翻炒几下便滋滋地冒出油渍渍的光，顿时香气四溢，馋得我们猛吸鼻子，恨不得把每一缕香气都吸进肚子里。母亲手中的锅铲上下翻飞，我们的目光也跟着锅铲的节奏不断飘移，菜一出锅我们会迫不及待地上手来一块。

成家后住进套房，狭窄的厨房多一个人人都觉得挤，好多时候厨房成了我个人的专属地。虽然电器时代做饭便捷，

却少了土灶做饭的热闹气氛。一个休息日的早晨，先生起得比我早。迷糊中听到厨房里传来了各种声响，洗锅声、切菜声、点火声……我静静地聆听着，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，感受着日子温度。

做饭，看似一件极为简单的事，其实不然。从购买食材、洗切烹饪，到一日三餐桌上不重样的菜肴，同时，还要考虑每个人的口味及营养的均衡，要花费好多的心思。愿意为你下厨，肯为你忍受烟熏火燎的人，一定是最爱你的人。“自此长裙当垆笑，为君洗手作羹汤”，用热气腾腾的饭菜去温暖身边的人，是最接地气的深情与表白。



翹望 摄影 | 白卫民（陕西）

楼下枫香

■莫勇（贵州）

大约两三月前，表弟在微信中说水泥路已铺到了老家楼下。从图片中，我看见公路从外婆家楼屋前走过，即将穿过楼下的三棵枫香树，我仿佛看到多年前外婆拄着拐棍，弯着腰，勾着背，一路蹒跚，慢慢走远，走到村头。二舅问：你那么大了，走那么远去干嘛？外婆说：我去看看他们来了没有？那一天，不知道外婆是怎么知道的我们会去看她。

外婆离开我们好几年了，老人家91岁时走的，几乎是无疾而终。在艰苦的岁月里，她和外公一起养育了7个子女，把他们依次抚养成成人，成家立业。目前，我们这个“家族”已有成员100多人。

枫香树静静地伫立在外婆家楼下，像三个荷枪实弹的卫士，保卫着外婆家，也保卫着外婆；像三个遥远的灯塔，很小的时候，我们老远看见枫香树，就知道外婆家不远了；也像庙宇里面的古钟，亦或是风雨楼上的风铃，见证了外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岁月沧桑！

清风徐来，片片枫叶落下，与树后外婆家的房子构成美妙绝伦的风景画，我仿佛闻到了外婆做的油炒菜的香味。秋天里，枫香果掉了下来，我们把它掏空做成玩具。真想再回去捡几个，再慢慢掏开，里面深藏着外婆哄睡我们表兄弟姐妹前讲的故事。炊烟从外婆家厨房里袅袅升起，风把它

吹到枫香树梢，又飘过田野，慢慢地飘向对面的松林冈。

现在，晚上散步时，孩子总在岳母身后追逐，一口一口地叫外婆。她每喊一句，我就又想起我的外婆，她永远是那么的慈祥，那么的善良，那么的温暖，那么的和蔼可亲！

有一年春节，外婆由于年事已高，已间歇性认不出我们，我不由黯然神伤。之后，有一年春节我们去看外婆，她说家里养了7只鹅，爱人核对后，确实是7只时，我们会心地笑了。

外婆辞世后与外公合葬了，墓地就在枫香树旁不远，这样，枫香树继续陪着她，静静的，静静的……

多彩贵州，春意正浓。漫山遍野的樱花、桃花和油菜花竞相绽放，一簇簇、一朵朵、一片片迎风摇曳，散发出浓浓的春意。在凉都铁路沿线，一列列火车穿行于花海中，一路繁花一路春，为这个迷人的春天增添了一道道美景。列车穿越缤纷花海，宛如开往春天的使者。

忙碌了一周的人们，利用双休日举家外出踏青赏花，享受阳光明媚的春天。“呜……呜……”伴随着悠扬的风笛声，满载旅客的高铁从钟山的樱花到水城的桃花，再前往六枝的油菜花至盘州的梨花，每一站，都是春天的“诗和远方”。你看，沿途绚丽绽放的樱花，随着微风吹过，花瓣如

雨一般地飘落下来，像一只只蝴蝶在翩翩起舞。盛开的桃花美景如梦如幻，天蓝、花艳、人喜、歌亮，奇特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，构成一幅靓丽的春景图。漫山遍野，似云胜雪，洁白清香的梨花。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，就像是铺在大地上的金色绸缎，直接闯入人们的眼帘。随着列车的渐渐行近，阵阵透鼻沁肺的清香袭来。

百花齐放，春意盎然。最浪漫的事就是搭上开往春天的列车，感受春意盎然的温柔与美好。为了让旅客在出行中体验更美好，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，专业细致的铁路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共同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，他们的身影定格在春天的花海中。

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此时，伴随着缕缕春风，奔波在千里铁道线上的铁路人，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张张劳动之美的精彩画面……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，一路驰骋。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机车乘务员机车手握闸把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呼唤应答，平稳操作，保证列车安全正点。让观光赏花的旅客有平稳舒适的乘车体验。在喧嚣的候车室，身着制服的客运员，她们扶老携幼，迎送旅客。面对旅客的求助，始终保持微笑，热情接待，尽心帮助解决困难。她们那天使般的笑容如同春日暖阳，驱散了旅途的疲惫，让旅客在温馨的车厢里享受着新时代的春韵。

吹面不寒杨柳风，高铁开进花海里。凉都铁路为沿线百姓播下希望的种子，传递春天的信息，写满田间地头，写满山坡沟壑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凉都铁路的春天，花开了，山青了，树绿了，它既是夏天的诠释，更是秋天的希望。

“穿越”花海的高铁

■傅柏林（贵州）